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十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董誠

厚齋易學卷十九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五

經下篇 遯大壯晉明夷

䷠ 艮下乾上

遯

雜卦曰遯則退也

正義曰陰長之卦小人方進君子日消當此之時

不若隱遯避世

李仲永曰一陰生而知退者聖人之知幾也二陰方長而能遯者君子之見幾也

耿晞道曰君子難進而易退是故可以進亦可以不進君子不進也至於不可不進而後進焉可以退亦可以不退君子有退而已不待至於不可不退而後退也待其不可不退而後退則非遯也逋竄已矣

右明卦義

象賛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右明卦用

序卦曰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林黄中曰自恒之遯二五相易變其上爻而成遯也

程正叔曰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

石守道曰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寒暑尚不能久況君子之於禄位富貴而可以久居之乎

右明卦序

亨

贊曰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李子思曰遯中有亨猶困之困亨否之大人否亨

蘭惠卿曰小人長而君子不遯則觸禍矣安得亨故曰遯而亨言亨由於遯也

李去非曰坤再交乾而得遯則陰浸長而陽浸消君子見幾而先遯以全其剛非潔其身而亂大倫也全身遠害以聽天理之自復今日之遯所以為它日之亨也

林黄中曰二陰其勢必勝與之爭則吾道必消不爭亦消四陽唯遯而去之陰無能為危莫與扶顛莫與持則將反之為大壯矣故易以壯繼遯蓋言二陰之世陽茍遯則大壯有反掌之易唯其懷禄

不去則陰遂盛彊而不可救耳由遯而為大壯亨之義也

案文王多以二五有應言亨蓋九五當位則在下者未至於有言不信也時雖當遯猶可亨也此文王之意也若賛則又是孔子説經之意言君子猶得位與時行尚可亨也若夫以遯而亨説者多謂身遯道亨恐不謂是林李二氏得之

右明卦象

小利貞

贊曰浸而長也

程可久曰小者利貞所以抑其浸長之勢貞者靜而正也

林黄中曰二陰浸長而皆有其應六二居中而巽以承上以此為貞小人之利也小人在下而君子在上何不利之有哉

毛伯玉曰遯亨為君子言也君子以遯為亨小利

貞為小人計也小人以貞為利

案陰常以居下為貞况以六居二君剛而臣柔剛上而柔下此陰小之所以為貞而利也而小人若不安於貞恃其浸長之勢則天下否矣

右明卦占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贊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朱子發曰卦以前為首後為尾

蘭惠卿曰卦以上為首下為尾

案文有衡象竪象以人言之則其象竪上首而下足也以獸言之則其象衡前首而後尾也

林黄中曰遯自内之外故初為遯尾在遯之時六二小人居中而用事者也初六小人在下而圖進者也小人進則君子遯矣夫猛獸之遯也妥其尾而莫敢逐或者從而蹴之其首必反不亦厲乎為其體艮而居下故戒以勿用有攸往聖人之愛君

子至矣

此以爻之陰為小人而告君子以厲而勿往其

象占之意頗明

李子思曰卦以陽遯陰而陰則以固留諸陽為義初六之陰最居卦尾卑而旡位不能追逐諸陽而縶維之者也獨以陰險之性行於世將有危道故唯止而不行則可免禍所以為陰柔之戒或者以為君子之遯貴速而居尾則危是不觀畫也

王景孟曰陰始長聖人防遏之而微其辭曰遯尾
厲又戒之曰勿用有攸往非為小人謀為君子謀也
毛伯玉曰不往則不災所謂小利貞
此皆為戒陰小之辭但於厲義不甚明大抵陰
雖浸長四陽尚衆而據在上之勢未可犯犯則
厲故告之以勿用有攸往所以戒小人之安分
而全君子之遯也
右明象占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

贊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司馬君實曰黄者中也牛革取其柔而堅韌也

鄭少梅曰九三以剛居外有革之象三茍隨乾以遯則二遇禍矣所以勸其執之也

李子思曰以陰居中當遯之主慮衆君子之遯我而求有以固之體艮之性柔順取中故爻辭如此其堅不可説所以固君子之志而求濟其事也

林黃中曰九五將遯本爻居中而巽以係之取互體巽

象

嘉其爲已留也

正義曰遯之世避內出外二處中居內非遯之人也爲所遯之主物皆棄已而遯何以固執留之惟有中順之道可以安之也

案以全卦言之四陽皆遯者也二陰皆逐之者也以二體言之下艮止二陰之進而上乾遯去者也以各爻言之二與九三同體欲留乾之三陽而執之

用黄牛之革而九五據尊位三陽所聽命者也九五留則九四上九留矣九五剛當位而應二而其賛與本爻賛皆稱志是其志應也則執之者執九五也執九五者執乾之三陽也以九三執之者九三與二同體而與三陽同德者也

右明象占

李去非曰二遯之主也五爻皆言遯而二獨不言凡所以起遯者二則為之遯所以避二也二有應

在五未有逐君子之形故執之用黄牛之革猶欲君子之留也莫之勝説二五之交尚固也而其勢必至於遯何也小人之至於衆豈皆有逐君子之心而其初亦豈无意於託君子惟其衆而相為激也則小人自小人而君子自君子矣

鄭舜舉曰爻不言吉凶以示處得其道則吉處非其道則凶

王景孟曰陰陽消長此天道之盈虚也在聖人亦

豈能加損於其間哉然於陰長陽退之卦則深致意焉

象易於二陰之長為小人謀以全君子之節初戒以勿犯君子之厲二告以曲留君子之方易之策行則小人安於下位而聽命於君子君子亦安於上位而不復引遯矣則知天下无不可為之時亦无不可濟之事顧所處何如耳處得其道則吉處失其道則凶

右明爻義

九三系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贊曰系遯之厲有疾憊也

馮當可曰陽説於陰系之而不能解當遯之時有所顧戀而不能遯

朱子發曰巽繩系也互體

蘭惠卿曰遯以无拘系為吉爻下比二陰是遯而反為小人所拘系而致疾厲者也

卜子夏曰為小人所系不能遯也

右明象并占

賛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蘭惠卿曰九三為艮之主二陰浸長而止之於内是畜二小人於内者也若畜之以臣妾之禮則吉不可使之與政事也

白氏曰六二系本爻而本爻以臣妾畜之不使之進

石守道曰但以臣妾畜之不任以事如剥之以宫人寵也

右明占

程可久曰遯而有所系此以巽取象又為不果之意畜制陰小於内此以艮取象

鄭少梅曰艮以九三為主九三遯則二陰無主陽為陰所系則陽病矣故以九三為吉凶焉二陰主一陽臣妾之象也陰氣方長將化九三而為陰是

系之而使之有疾也得其道則二陰為我畜所以吉也終不能使上體之乾下從於我此所以不能大事也

案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以止之也今九三為二陰所拘系而不得脫將為陰氣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止於内而不往外乃吉道也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責之九三憂之治之其所以為

君子處者不其周乎

右明爻義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贊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王介父曰有應在内所謂好也有好而遯何也巳

在外而遠於初也

九五嘉遯貞吉

贊曰以正志也

李子思曰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嘉者陰陽之合而亨故婚姻謂之嘉禮

林黄中曰九五六二有嘉耦之象夫九四情好之私舍之而去猶若易然至於伉儷之情室家之義憣然而改亦已難矣故曰貞吉以此為貞斯為吉也

鄭少梅曰嘉妃也妃則吾正耦也不能絶也故正其志焉志正則邪淫非僻不能入矣此所以為貞

吉云

案陽以居上爲貞九五居位中正亦爲貞嘉者君嘉其臣猶夫之有嘉耦也易中言嘉喜慶皆以君臣陰陽之情相好爲義喜者初相得之辭也慶者交相得之辭也嘉者君嘉臣之辭也賛所謂剛當位而應正指此爻惟其嘉六二之應以中正而相與引遯此其所以吉也

右明象占

都聖與曰五雖有人君之象而不必皆人君也故坤之五臣之盛也晉之五進之盛也旅之五旅之盛也而遯之五亦遯之盛也蓋列貴賤者雖存乎位而不可為典要者又唯其時物之義而不可以一端求此其所以為易也

右明爻義

上九肥遯无不利肥一作飛

賛曰无所疑也

石守道曰子雲所謂山雌之肥其意得乎盖君子
以道自肥
耿睎道曰陽道常饒其或損者陰剥之也本文超
然處外不累於陰无有疾厲故稱肥焉
鄭少梅曰獨此一爻不與二陰相涉所以爲肥遯
也
棨陽爲陰所薄則瘠純陽无陰則常饒而肥故乾在
秋爲瘠馬也乾上三陽頼艮止二陰於下高遯而

去然以内外卦爻相應之情言之則四五皆未免應係於陰雖遯而不得謂之肥也唯此本爻陰不得而侵故獨全肥遯之利

右明肥遯象占

孫氏曰知三將變脫然高舉

蘭惠卿曰三則内比四五有應唯本爻飄然一卦之外矰繳不能施憂患不能及无所不利

右明飛遯象占

陸希聲曰遯陰長於内而陽在於外故爻在外多吉在内多咎

案艮止二陰於内故乾三陽得遯於外二陰浸長故聖人於初之遠三則告之勿往不使消陽也二之近三則告之執用九三欲其留陽也三之係遯欲以臣妾畜二陰不使之進也艮止故也所謂在内多咎者如此外卦四五有應在内陰陽之情未能相絶故告之有好而遯有嘉而遯至於上九去

陰之遠而始无不利焉盖三陽同志從遯棄艮而去者也所謂在外多吉者如此此聖人設卦觀象使天下之君子小人皆知趨吉而避凶所謂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也

右明六爻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案壯者氣力强盛之名

初九壯于止征凶有孚

九二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乾在下必上復上卦為陽卦者必阻之需大畜是也大壯合二體觀之則九三在三陽之前故觸

九四之藩蓋三陽皆欲闢九四以上復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 坤下離上

晉

賛曰晉進也明出地上

正義曰進長之名

蘭惠卿曰進而不已之義

朱子曰六四之柔進而上行而至於五

蘭惠卿曰朱子發所傳邵堯夫六十四卦相生圖

以為二陽之卦皆生於臨夫臨六已居五矣當言剛進不當言柔進也子發自覺其非乃曰晉者蹇之變亦不可信蓋二陽之卦有生於臨者有生於觀者晉當生於觀觀之九五來於九四而六四往為六五故謂之柔進而上行也

案詳犧文命卦之義與孔子賛卦之義其指甚明特諸儒以意逆之說未瑩徹爾姑以始畫八卦言之先乾坤純體次論一索則二陰二陽純在上也

次論再索則一陰一陽當在於中也又次論三索則二陰二陽純在下也重而為六爻何獨不然姑即二陽四陰之卦言之二陽在下者當上坤下兊其卦成臨自此二陽爻相升降隨象取義二陽在中者當上震下艮其卦成小過二陽在上者上巽下坤其卦成觀又復以二陽升降隨象取義也今皆自臨起例得其一而遺其二一不通也又曰自臨生自觀生夫六子之卦曰自乾坤生可也六十

四卦曰自八卦生可也二陽之卦升降不齊皆既
重之卦何有後先而曰自某卦生二不通也故此
說此理雖甚明白而未明者每每攻之謂此也姑
以此二陽卦例之則凡一陽五陰三陽三陰四陽
二陰之卦皆可類推矣
張敬夫曰升與漸亦進也名雖相近實則相遠盖
晉有明盛之象升者自下超上漸者進而有序明
出地上覩日之麗天可見矣

雜卦曰晉晝也

李氏曰晉晝也日始生爲晝夜漏盡爲晝晝漏盡爲夜方進而升於上也故有進之象

李子思曰離配諸卦凡有十四而象之最美者莫如晉與大有蓋晉則明出地上而大有則明在天上也大明之生初自虞淵之下轉而上升出地上則轉夜爲晝破暗爲明及其中天離明亭午而尤盛此二卦所以爲南離之象之最美者也

右明卦義

彖贊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石守道曰物不可以終壯晉進也亦如人之有盛大之德然後方可以進用於時若學優則仕皆其義也

案遯大壯皆四陽二陰之卦故繼之以四陰二陽之

卦然四陰二陽純體之卦已爲臨觀見之上篇矣於是晉以六四升五爲晉明夷以九二升三爲明夷次遯大壯此作易者自以義起也

右明卦序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贊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程正叔曰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

又曰不曰公卿而曰侯者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附順於大明之君諸侯也

彖于晉義未的

朱子發曰五為天子四為諸侯六四進而之五以近天子之光

鄭少梅曰明出地上象諸侯者以火在天上大有象天子故爾郭子和同

劉氏曰地臣道日君象有君象而執臣道故取於

康侯

林黄中曰有諸侯朝王之象坤為土為民有土有民諸侯之象也康侯諡也古盖有錫馬蕃庶而蒙三接之寵者故彖辭取之以明人臣自進而上行之義猶帝乙歸妹箕子明夷之象也　又曰錫馬當為下錫上之錫書師錫帝禹錫玄圭錫汝保極皆下錫上晝日三接所以懷徠諸侯之道也

李季辨曰下體純柔至三方得諸侯之位三諸侯之位也

又進而五方能錫馬三接故五為晉之主三為康侯之位五接以禮是康侯用此卦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案康為謚則不可知然以詩之齊侯周官之不寧侯例之必能有安康之德而稱之者也說者謂為康周公之康於義亦通但於卦象无取但用猶王用亨於西山公用亨于天子之用蓋康侯用此卦之義云爾三陰上進錫馬蕃庶之象也易之卦以之藏往不但帝乙箕子之

事如王用三驅王用出征之類皆古之王者用此卦又以行此事也

毛伯玉曰三代以上專尚封建故以諸侯之從違為興衰之候上明下順成康之隆不過如此

楊中立曰馬地類坤象也

劉氏曰以三陰故曰蕃庶或以離火取馬之象然於下錫上之義无取

吕與叔曰明出地晝日之象歷三陰而至離之明三接之數也

案三接王母接下三陰之象

朱子發曰行人之職諸公三饗三問三勞晝日訪問之時此以六五應坤體而言處晉之道

郭子和曰易之卦辭唯晉為異專以康侯為義康侯如是則其享利貞可知

程正叔曰晉有義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不言享順乎大明无用戒正故不言利貞

李子思曰上明下順可以進矣若於斯時而不進

則是无時而可進也此晉所以獨以進為義而不及四德歟

右明卦象占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

贊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李子思曰六爻皆以進為義處坤順之初進而上向乎明故曰晉如然以爻觀之陰柔在下而未得位則是雖有向進之心而尚為在上者所壓故曰

摧如

毛伯玉曰晉如者諸侯之朝覲也摧如者爲四所間也

李季辨曰卦之三爻爲康侯之位初在下未得位未可上進貞守則吉

胡翼之曰處衆陰之下君子志未得行於進之始必見摧抑當守之以正則獲吉

案陰以居下爲貞

右明摧如貞吉象占

罔孚裕无咎

贊曰裕无咎未受命也

李去非曰君不我信而吾益摧折則自處不弘矣裕无咎其寛以居之也

劉氏曰君子行吾正不以人之不見孚而改其度也

楊中立曰孟子云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以未受命言之

張舜文曰可斯進難斯退行吾正而已矣雖不吾信吾亦裕如也誰其咎之哉

右明罔孚裕无咎象占

毛伯玉曰摧如者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者在上而吾不可以不裕

案坤三柔皆欲麗乎五而上行者是之謂晉而初六之進九四摧之位卑而勢遠罔所孚於五也四

雖見摧而貞固則吉五雖罔孚而自裕則无咎始雖難進而終必於進至三則上行矣惟能貞自守而寬裕自處此居下之道也不安分則摧於四而凶求躁進則未孚於五而有咎五君臣之正義其有過也尚輕四專命之權臣其得罪也必重此吉凶无咎之辨也諸卦例以剛柔内外為正應獨此卦以柔順同附六五為義二陽爻反為異已者也説者謂有應在四為晉如失位為摧如失其指矣

右明爻義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

石守道曰在下卦之中已得位之人

趙氏曰以進為憂也

毛伯玉曰本欲晉如而乃愁如九四間之也能守其正終必合矣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贊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李子思曰六五以隂柔居尊位王母之象二之於五宜乎兩隂相遇不能相濟然五之所麗者乃離明之位大明所在无幽不照六二中正守而不移何患其不達

李季辨曰二應在上進而至五則錫馬三接矣言受介福必進至於王母之所

毛伯玉曰王母六五也嫌於无應故特以母言之明其以同德必相親也

李去非曰錫馬三接所以為介六五為四陰之首王母也九本居五正應也今六進而據此大君之位九退居四二欲往從五以上進九四必阻之故欲進而先愁也唯其居中守正六五同德相援終必上進故又釋之曰爾之受此大吉之福而不愁者王母在上往必與進非九四所能遏其指本爻

右明象占

六三衆允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衆鼠常晝伏晉之離晝也在離之下伏於晝者也

有竊據衆陰之勢故象鼫鼠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 離下坤上

明夷

贊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

雜卦曰明夷誅也

都聖與曰日之過夜而入乎地中之時也

鄭康成曰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則傷矣

張知常曰明不可夷也人謂之夷耳

程可久曰明入地中明出地上此觀文察理以知幽明之故者也在人明為物揜者為傷內卦離為

明外卦坤傷明者也

右明卦義

程正叔曰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者昏闇之卦闇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

王景孟曰其在人君則為昏闇其在賢人則為晦藏正義同

李去非曰晉外景也明夷內景也晉明乎外明夷

明乎内晉以順用其明明夷以順保其明外有蒙蔽而用其明則必傷矣

趙氏曰不特遭時之昏暗人有蔽於物汩於情者皆足以傷吾之明也

右推廣卦義

象賛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右明卦用

序卦曰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石守道曰晉之上九已用伐邑若極進必見傷滅也

程正叔曰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

林黄中曰明夷晉之反也離反居下坤反居上上下相易而成卦也餘同程說

右明卦序

利艱貞

贊曰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正義曰時雖至闇不可隨時傾邪故宜艱難固守其至正之德

石守道曰君子當闇世雖遇難而不失其貞故曰利

朱子發曰明夷之世不晦其明則有禍失其正則其明熄處之者利在于艱貞而已

張舜元曰明傷之時唯艱難守貞晦其明而後免也

李去非曰外有蒙蔽而用其明則必傷矣文王拘箕子囚皆傷也文王以全卦為象箕子以內卦為象利艱貞謂內三爻也說者皆感于六五以其為箕遂以為象唯此謂內三爻為得其指

李子思曰易卦諸爻噬嗑之九四大畜之九三曰利艱貞蓋諸爻之中不幸而或遇艱難之象則以艱難之辭戒之未有一卦全體以利艱貞為義者

也此蓋覩明入地中之象知君子之明傷為可懼而危辭以戒之六十四卦言利貞者非一更加以字者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家人之利女貞同人之利君子貞不過各因其卦之材而為之義獨明夷加以艱字則其時可知也其商之末世乎文王拘明於牖而處紂之時深感此象故托意以為世戒抑以自警也此卦自臨變九自二之三六自三來二遂成明夷之象九三之進前遇坤土其進為艱

而以六居二乃貞故有此象

右明卦象占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賛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正義曰去坤最遠遠遯匿迹飛不敢顯故垂其翼也

龔深父曰明夷之難在上而初極遠之宜下而不

宜上故飛而垂其翼就下也

蘭惠卿曰陽剛之君子居明夷之始戢翼避禍見幾先遯九家曰火性炎上離為朱鳥故曰于飛為坤所抑故垂其翼陽為君子三者陽徳成也曰以喻君不食者不得食君禄也

張子厚曰進應于四為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亦有此象

林黄中曰晉之上九反居明夷之初飛而垂翼行

而不食非遇傷之故乎飛之為言不敢集也行之為言不敢留也既飛而又垂翼懼不免于矰弋也既行而又廢食懼不免于刑戮也

王介父曰三日不食棄其應之象也

王景孟曰君子于行謂去其禄位也三日不食謂義不食其禄也

案六二身也初九九三翼也初在下其翼垂也專以内卦離為朱鳥取象

耿晞道曰體炎上之性亦必有所往而犯難尚淺故主人有言而已主人宜見賓禮而有言況其他乎

郭子和曰主人主我者也有言則難將作矣

蘭惠卿曰知明夷之主不義而亟去之不食其食有攸往是委而去之也則主人有言蓋闇君之於君子既不能用及其去也又不能無言

象離性炎而不靜有飛行之象以避坤之闇而去

之投明也垂翼不敢上進也不食不敢食坤之禄也三日離三爻之象也凡此皆避坤之闇舍四之應也其舍四之應以闇三也所以然者應四有攸往則有言也其有言亦以三故也明夷之君在上故四爲所主即觀遠臣以其所主之人也

以上六爲闇之主義不相妨

案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伯夷義不食周粟之爻後世若孔子於衛明日遂行在陳絶糧亦應斯義

右明象占

春秋左氏傳曰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必讒言也

以言為譏唯其時物不拘一說也

右明占法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承馬壯吉

贊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石守道曰六二居中有位者也漸近明夷之主不能如初之飛而尚在位故有傷

林黃中曰明夷以傷為義近取諸身而有首足心腹之象初二為股三四為腹五上為首此以兩位為一象

初三右也故二四謂之左五亦首也故上謂之大首右強而左弱陽壯而陰羸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者文武異宜故剛柔異尚也

說者以左為陽右為陰失之矣

蘭惠卿曰左者陰也右者陽也豐之折右肱終不可用則明夷雖傷左股而傷不害也承馬壯吉與渙之初六近傅九二之象同

呂與叔曰在二陽之間不能自明而賴物以為明

不能自行而賴物以有行順物之則而不自用晦其明者也夾于左股則不能自行乘馬者馬在前前遇九三之剛故馬壯也

閭丘逢辰曰行地莫如馬行坤之地馬之壯者尤其健者也二質陰柔故立左肱壯馬之戒馮當可曰壯馬九三也陽體為馬

王景孟曰六二文明之主也以六居二柔順之至也夫子釋之曰順以則也所謂内文明而外柔順

以蒙大難者也說者以為大顛閎夭此何義哉豈不以下體而輔九三乎以九三為文王之爻非也此徒泥不可疾貞為文王之事此不識爻義也夫南狩獲其大首武王之事也左股見傷羑里之厄也股傷而壯者猶無恙所以為文王者猶故也案離之為卦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火以虛而明實而闇明夷土在火上塞而不明則明者傷矣日出地上為晝日入地下為夜明夷日入地

下隱而不見則明者傷矣然離之所以為明者六二也二臣位而在下者也蒙坤難或為文王之爻承馬之壯有武王繼之之象承謂已承之壯謂三陽也然則文王作易而自言之乎曰古今天下唯有此理爾有此理則有此事有此事則有此象休咎之數不可得而逃也自後世觀之則見其當文王與紂之事云爾文王初不自以為已事也

右明象占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賛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石守道曰南者取其背暗向明狩者所以為民除害如武王救民是也

王介父曰凡易之所謂戈者興事之小者也其所謂田者則興事之大者也狩則田之大者也

李氏曰自初至三皆以離而蔽然初與二則明既晦矣九三重剛處離之極則將大有為反其晦而

復於明故有南狩之象

李去非曰幽陰之極必有至明者出而伐之南明方也大首爲闇之主者也不曰元首者首上之象也上末也无元義故變文言大

朱子發曰自二至上有師之體坎爲北冬狩之時離爲南三動之上南狩也大首元惡也得者易辭離爲甲冑戈兵故象狩獲

右明象

程可久曰不可疾貞者蓋有悛心也以冬田為象則非疾貞也

郭子和曰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之以此

案三陰在上據大君之位未易除也故正之不可疾耳

右明占

王景孟曰他卦九三與上六為正應在明夷則為至明克至暗之象

鄭少梅曰南狩則上六之不明變為離明矣

李季辨曰武王處明夷則以不可疾為貞箕子處明夷以利艱為貞二者各當其事也

右明夷義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贊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案以此推之乃獲六五之心

楊中立曰腹坤象也坤體之下故曰左腹地道尊

右故也于出門庭則與愼密而不出者異矣

王介父曰與上同體以六五上六為門庭

耿𥣢道曰二陰之象也

察艮之門闕豫之重門皆以象陰畫為象

李氏曰自初至三同為離體三則武王之事自四至上同為坤體上則商末之事也蓋四與上同體既親且近處腹心之地矣然左非有為之所雖處腹心而不見信任於是深知其心不可與存商則

出門庭以趣周也

案此爻之義最難明然以爻象觀之亦有可言者離明晦於地下今自下卦入上卦而四處上體之下則入于左腹之象也左以象言不必拘左右之辨也入其腹則獲其心矣得其心腹則往出門庭无所畏避而明不復虞自此升矣蓋指九三而言陰陽之情近而相得故有此象大抵内卦為明傷為明晦外卦則明出于地照破羣陰矣用兵克獲

得其腹心皆其象也諸説支離舉无足據或曰紂剖賢人之心正應此象

右明象占

六五其子之明夷利貞

贊曰其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案五君位為人主而夷天下之明不以訓也故文王移置其象於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况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則明夷之主之子之象

也其父在上夷天下之明矣其子居明夷之時繼明夷之治利在於貞而明不可以復夷也故孔子賛之曰明不可息自後世以其爲箕遂傅會於文王與紂之事甚至以爻辭爲周公之作而非文王之辭蓋箕子之囚放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唯李子思非之其說謂班馬止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歴三古止言包犧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季長而下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絶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爲周公爻辭之證爾謂

周公作象辭可也況春秋又將屬之周公乎此論確矣至箕子之事終不敢議委曲而為之說豈襲於王輔嗣之文而境熟乎或曰不言父而遽曰其子可乎曰易中取象不言其故多矣止如此卦初九遽曰于飛而不言何物六四遽曰入于左腹而不言何人上六遽曰初登于天而不言大明此爻稱其子則上六為父可知矣以五中正故取利貞之象以告筮者使人主在上專以夷明為事則明者懼矣此聖人轉凶為吉之

微意也

閻丘進辰曰以陰居陽既失於不正又在坤順之體於明夷之時其幽闇昏庸將紂之主也舉下以見上不欲直斥故但以箕子之明夷利貞為言不復更立他辭聖人之意深矣

循王輔嗣作箕子唯此說差通

右明象占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贊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李子思曰明夷者有明而傷也晦其明者有明而晦也乃若上六居幽陰之極本自无明故曰不明晦言其實晦非藏明也

朱子曰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

馮當可曰上已在地上反應於三為出而復入于地

李去非曰初登于天因晉之象

郭子和曰不明而晦其明息矣聖人原始要終言之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案上天之上也故離之明炎上初則有登于天之象重陰之極積地之後故離之明終不能出後則有入于地之象所謂不明而晦者此之謂也況去離之遠唯有坤土不明晦也卦因有晉初登于天也

上六變為賁火在山下復入于地也易窮則變在

諸卦之終則當爲明登于天唯明夷坤地之積陰在上離炎上之勢至此不勝而窮故乃有入地之象易之无達例毎如此

右明象占

代氏曰易以意爲主此卦之意主於上六故以象闇君則君位不在五諸卦意有類此者唯學者識之

右明爻義

趙氏曰初夷之始也故見幾而避之二離明之中正也故傷不至於甚而用承馬壯吉初二三同離體也故皆言明夷之可以復自六四以上則坤加離所以傷此明者也故五言利貞上言入地唯四近明夷之心故獲其心則出門庭以避之聖人為明哲之慮如此學者其毋惑於傅託之說哉

案自六五其子轉為箕子而孔子彖傳又以文王箕子言之言易者遂傅會其說以初為伯夷二為

文王或以為大顛閎夭三為武王或以為文王四為微子五為箕子上為紂夫孔子所謂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謂一經之指慮患之深其辭多危爾非専為明夷一卦説也夫因文王箕子之事以六爻比類之未必不合也然文王之演易所以公諸萬世豈専託意於是哉孔子亦以卦象文王彖象箕子未嘗裂爻位而分之也以箕子居五之君位文王居二之臣位

豈其然乎

右明六爻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二十二十一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王人作

謄録監生臣秦瀶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二十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六

經下篇家人睽蹇解

☲☴ 離下巽上

家人

贊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彖卦以女貞為利孔子謂一家皆當正女正只一事也故首曰女正位乎内而繼之以云云蓋合父子兄弟夫婦然後為一家之人

雜卦曰家人内也

正義曰明室内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謂之家人

程正叔曰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又

曰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
故取自内而出之象為家之義也
案王仲淹以明内齊外為義非也萬物絜齊於巽方
非巽有齊義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右明卦用

序卦曰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焦氏曰明夷之失本由家道不治故受之以家人

李子思曰序卦聯屬之意不免委曲以求通如明夷家人睽是也易之卦多以反對取義而雜卦兩兩相從得聖人作易之意為多

桼明夷變家人易五上二爻為陽也

右明卦序

利女貞

王輔嗣曰家人之義以内為本故先言女也

程可久曰六二正位乎內以應九五九五正位乎外以統六二此男女之正也特曰利女貞者夫子制義非宜貞固於家人之時如父子為隱與不責善非正也

此專以女言之

馬季長曰男以女為家家人以女為奧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曰利女貞

趙氏曰卦惟二陰爻而一居二一居四各得其位

張敬夫曰在咸之時則尚少此中女與長女家道既成之象也

鄭舜舉曰長女處下而巽順乎陽中女處中而傅麗乎陽婦人之義有三從離巽蓋盡從陽之義此女之正也

此以二女立卦為義正得文王彖卦之意

馮當可曰以内外二體言之巽離皆女也周南召南本乎后妃夫人以位乎内者為主也

李子思曰以離之陰柔處中有中女之象而令處內卦是為女子之貞此家人所以為利也且以天下觀之一國在內以一國觀之一家在內以一家觀之女子在內背陽向陰而常處乎內者女子之正也

此主離卦之意

耿䟽道曰男女莫非家人也男易正女難正女正則家人莫不正矣故以女正為利

胡翼之曰女之性無常而好惡隨人凡君子欲治其家必正其身以正其女使閨門之内尊卑之序各得其正是治家之道在女正為始也

蔡凡曰貞者不特正也有固守之義焉女貞之義所該者廣故一卦之象其取類亦廣孔子特以男女内外之位正推言之舉一隅耳今之説者止述孔子之傳而文王之易則不復推求嘗竊病之善乎張敬夫曰九五居外六二居内男女正位之象也

四陽二陰陽彊而陰弱夫唱婦隨之象也愚亦曰長女居上中女居下長幼有序之象也自初至五皆得其位尊畀各安其分之象也而鄭少梅又曰家人之卦由人事而名也天理在焉學者不旁其情而拘於家人一事則六十四卦皆拘也請以吾之一身論家之道九五者吾之心也志所在也六四者吾之身也氣所在也心為身之君志為氣之帥志與氣是吾身内之父母也志在於耳而能聞

志在於目而能見志在於手而能執志在於足而能行是耳目手足本於身見聞執行本於心相配為夫婦也夫易象廣大無所不包在人推測故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右明卦象占

初九閑有家悔亡

贊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李季辨曰言為人女之道女子生則願為之有家

當閑之於未從人之時則可以无後悔也

王輔嗣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

胡翼之曰於私邪未萌之時以為之閑故悔亡

都聖與曰九剛閑之之道初始閑之之時

右明象占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贊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李季辨曰言為婦之道婦道不敢成事故曰无攸遂職在飲食之事故曰在中饋

耿晞道曰无攸遂是无失德也在中饋是无失職也无失德者順无失職者巽也

朱子發曰二主婦之位

楊中立曰柔順中正得女人之正也婦人无遂事從人而已无非无儀維酒食是議

案无攸遂正應九五從之者也故事无所專在中饋

居下卦之中在中也互體坎飲食之象也故以主
饋言之斯二者婦人之貞也故吉以六居二婦人
之貞之象也
右明象占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贊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林黄中曰六二為婦六四為子本爻居子婦之間
處門内之長母之象也

藺惠卿曰以剛居陽在內卦之上故有嗃嗃之稱處二陰之間所以又有嘻嘻之戒

李季辨曰言為人母之道也母道尚嚴太嚴則不和故有悔而厲然與其狎而慢寧若嚴而肅故吉家政廢弛无所恐懼則母道失矣故終吝

楊中立曰家人有嚴君焉而本文所以限內外雖嗃嗃未失也婦子以順說為事而至於嘻嘻則失節矣

程正叔曰治内過剛則必悔于嚴厲雖未得寛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嘻嘻笑樂無節也必致敗家之凶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

朱子曰嘻嘻嗃嗃之反筮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吕與叔曰嗃嗃謹言以聚議也治家而不免家人議之悔且厲也彼雖議我我未失道悔厲猶吉也

此說亦通

林黄中曰離火之極故有炎熇之象猶俗言焦熱也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是火有嚴威之象也鮮死吉也家道尚嚴而戒瀆故曰悔厲吉

亦有此象

寀母道尚慈親而不尊然内治繫焉不可過于慈也孔子因其象之剛而槩謂之為嚴君良有以也家人以下二爻言也以重剛不中而下有初九之剛

馬此所以有嗃嗃之象也婦子以上下二爻言也以過中而遇二陰之柔說焉此所以有嘻嘻之象也故嗃嗃嘻嘻皆重複不一之辭此爻自離變震有噬嗑之象然則王輔嗣轉注文從口為嗃嗃嘻嘻未為失也

右明象占

六四富家大吉

賛曰順在位也

李季辨曰言為人子之道也子而克家則其家富矣

林黄中曰介於九五九三之間陽富陰貧以柔居陰而謂之富家者此也

王景孟曰易以陰陽相得為富本文居二卦之中當剛柔相濟之地而以陰靜之材處之所謂居而有之者也

李去非曰初閑之二饋之三治之四則享其富此

治家之序也順於陽則益不勝其為吉矣

毛伯玉曰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以此為國其國必康以此為家其家必昌

案文同田為富分貝為貧此爻處內外上下之間盡為子之道富實在四陽爻或乘之或比之或應之或同一體在巳雖虛視之猶巳之有也惟六二不富而於巳无忌嫉之嫌

王景孟曰家人六爻各得其正故雖陰陽錯居舉

无嫉妬使此爻比五而有妬二之心使六二應五而有嫉四之心焉能安富家之大吉乎為人子者不有私財而合上下内外為一體此家之所以富而為吉之大也

右明爻義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賛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李季辨曰言為人夫之道居五應二二盡婦道五

假而有之五君位故曰王得内助則無憂矣

楊中立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下之内治后聽之也故勿恤吉

朱子曰以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此以應六二言之

李去非曰有廟則假有廟有家則假有家正之至也不能正乎家者不有其家者也不能享於廟者

不有其廟者也

蘭惠卿曰剛中正為家人之主而初二三四各當其位亦如人君正身齊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位乎内外而不相紊故不待憂恤而吉

林黄中曰傳有云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然則古之聖人推一家之治以及乎天下如斯而已矣天下之治本於一家敬其父則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事其長

則天下之為人弟者莫敢不順刑於寡妻則天下之為人夫者莫敢不義字於厥子則天下之為人父者莫敢不慈

此以全卦言之二說皆通所占用者唯當其時物耳

右明象占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贊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郭子和曰家人之始在於閑及其能成在於信究其終不可變者威如之吉而已

王輔嗣曰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於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於寡威故家人之道以嚴終也

朱子曰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也威如非謂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王景孟曰徒能威乎人而不能嚴乎其身則在人

未有能我信而我從者使吾之身无一毫之可愧焉則將不施威而有自然之威矣何者人深信之故也吾是以知易之有家人也聖人不以責之家人而責之吾之身為人父者躬行之有素則家人无不孚之者矣其所謂躬行者豈飾厲以為威哉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心罔念已潛消而黙化矣此威如之謂也反身之謂也夫六爻自初至五剛柔各當其位家道貴整肅也此

爻宜以柔居之乃反柔為剛何也家道整肅不可有始而无終也故曰威如終吉

右明象占

李季辨曰言為人父之道也　又曰此家道之終也一卦六爻皆善父子夫婦男女各得其正也一家皆正則有終而吉矣

右明爻義

李季辨曰下三爻正内之事也上三爻正外之事

也女子之道其始也為人女初九言之其中也為人婦六二言之其終也為人母九三言之母道貴嚴婦道貴順女子當以禮自防故初與三居之以九二居之以六男子之道其始也為人子六四言之其中也為人夫九五言之其終也為人父上九言之父道貴嚴夫道貴義子道貴順故上與五居之以九四居之以六六爻剛柔皆當所以為家道之善

林黄中曰初上二陽有門墻扞蔽之象二三四五各當其位有少長尊卑之象

右明六爻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昬媾往遇雨則吉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初六往蹇來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九三往蹇來反

六四往蹇來連

九五大蹇朋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 坎下震上

解

贊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又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雜卦曰解緩也

正義曰險難解釋物情舒緩

朱子曰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

郭子和曰遇險而止者材之不足也遇險而動者材之有餘也以有餘之材故能免乎險所以為解也

右明卦義

王介甫曰在解之始者屯而在屯之終者解也屯

難解矣與民更始之象也

李子思曰以畫卦之四陰二陽坎險在前為蹇坎險已過為解則解者蹇之反也以卦觀之坎上震下為屯坎下震上為解則解者屯之反也蹇止乎險下也屯動乎險中也解動乎險外也

案以卦序言之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則解之為卦生於蹇者也以卦之象言之雷雨之動滿盈而雷雨作解是解之名義因於屯者也

右參他卦明卦義

象贊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程正叔曰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必解散也

林黄中曰自蹇之解坎反居下艮變為震二五相易而成也

右明卦序

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贊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正義曰西南坤位

朱子發曰解者蹇之反解之九二乃蹇之九五也九四乃蹇之九三也坤為西南其體順自艮反而平易之意坤又為衆順乎衆而衆與之故贊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此以九四言處解之道也

馮當可曰自子至巳陽方也自午至亥陰方也震坎東北之卦動而之西南以陽遇陰乃為得衆則難可解

程可久曰九四為衆陰所傅西南陰方以其得衆而為利也

林黄中曰震東坎北皆難之所在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蹇止乎險中是以利西南不利東北謂九三也解利西南謂九四也

李子思曰直曰利西南而不言東北者今以出而離乎險則所履者皆西南平易之地不復有東北之險也

㝗蹇言利西南不利東北恐其止於坎險而不知往也解言利西南不言利東北震已動乎東而向南矣出乎坎險故也上卦本坤九二自初往四乃往西南也

朱子發曰其者指二也

李季辨曰此卦乃蹇之反處蹇之時无所往而來復則得吉如往蹇來反之類今蹇散為解則向之无所可往而來反者今可以有所往矣

先儒不知卦自蹇來反遂牽於无所往又有攸往故其說不定

趙氏曰无所往其來復吉為下卦之坎言之也有攸往夙吉為上卦之震言之也方其在險而无所往故來復於中而吉以其陽剛之在中也及其出

險而之震則有攸往矣故動宜早而往有功以其陽之初交而可以動也其未解則來復蹇之所謂來反也其既解則有功蹇之所謂利見大人也蹇發其端而解言其詳

褚氏曰世有无事而求功故戒以无難求靜亦有大敗乃救故戒以有難須速

李氏曰常人之情於解則緩緩必有所失故曰有攸往夙吉可以往可以來然後可以解天下之難

若往來之間或有窒而不通之所是我方有難何以解天下邪

郭子和曰安不忘危之義也

案此因蹇利西南而其難之解設兩端以告之也若難不用往而自散則以來復為吉蓋當蹇之時往蹇來反今蹇可解尚何所往來復其所可也此以坎之九二言也若難須用往而後散則以夙為吉蓋解以緩為義恐其緩不及事蹇難復作也此以

震之九四言也如禹之水土已平而舜之封十有二山濬川武王之歸馬放牛而成王之征三監皆无所往而又有攸往之義來復者九二自蹇之五來復於二一曰自中孚之三來復蓋坎水趨下以下為安也往夙者九四自臨之初有往於四蓋震動而上居爻之初也

右明卦象占

初六无咎

贊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蘭惠卿曰屯之初以剛承柔所以為屯解之初以柔承剛所以為解近承九二遠應九四何咎之有

林黄中曰居最下之地致恭盡禮以接二陽蹇難之解與有力焉

右明贊意

李仲永曰當解難之始雖有過亦已赦矣故但言无咎

程正叔曰方解之初宜安静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右明爻義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贊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李氏曰以坎體論之剛健而不陷於險者正在於九二故爻辭明其除險之功焉　又曰狐者幽陰之物以喻小人之陰險也

李去非曰田為苗除害也狐害田之物指卦中之三陰也此爻為六五之正應三陰以狐疑間之獲而除去則難解也

劉氏曰凡致難之由端在于小人故君子之解難也必誅小人以除其害此爻剛得中而有應于五奉君命以誅之故得中直以正吉

都聖與曰人民曰獲器用曰得蓋獲者得之難得者獲之易

程可久曰田有獲者用武而有功之象

朱子曰此爻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　又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

案睽上九遇雨而和孔子曰羣疑亡也前曰蹇難豈非陰小疑間之所致乎田而獲三狐可謂羣疑亡矣故君子得其中直而小人之疑間得釋此所以正而吉也此卦九四變師師行險者也內卦有

坎故二上有武事而六三亦為致寇

右明象占

程正叔曰以陽剛得中之材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閒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本爻既當用必須能去

小人而行其剛中之道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

楊廷秀曰當解之世此爻欲其獲狐三戒其致寇四欲其解拇五欲其退小人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而疏君子哉

右明爻義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贊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張子厚曰不正而近比二剛不能致一故有小人負乘之象貪以致寇也

蘭惠卿曰上負九四下乘九二蓋乘則不負負則不乘

王介甫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

寀陽當陰貧負四乘二陽爻之當為輦且運財於道路相繼不絶之象也陰以陽為寇二陽皆欲寇已而有之故又為致寇至之象以此為貞則吝聖人教人以從其一則舍其一也貧則不乘乘則不貧也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也

右明象占

朱子發曰此爻當内卦之上小人而在高位自二言之為孤自上言之為隼自本爻言之又為負且

乘也

馮當可曰夫人方在蹇難之中必凡事有所棄損以求出然後可以解難若戀眷膠固則愈陷溺矣

此爻暗弱不明上進一步則可出坎方且下乘二上負四固結於二陽之間自惑溺而不肯解去致寇固宜　又曰坎為盜故致寇此爻无正應險難无援之者外无其應内惑於欲何由而可解邪

右明爻義

說卦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冠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案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此古語孔子述之善夫蓋物既有所負而又載之以車是招盜也若乃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又孔子借易象以申其說非文王之初指也孔子以為負者不可乘而董仲舒又

以為乘者不可負易象廣大皆可旁通而文王本指固自卓然於象意之表朱子有言不可以孔子之說即為文王之說蓋謂此類也

右廣占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拇或以為初六非）

贊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石守道曰此爻失位下比六三三上傅如拇之傅於足者上體震陽有足之象若解去拇則九二巳

之明類相須而至矣

劉氏曰君位不當而比三為大臣而親小人者也二方應君以誅羣小使已不能解散小人其能免二之疑乎故必解而拇然後明至斯孚

右明象占

張敬夫曰此爻近君之大臣也為大臣而陰比小人則君子之朋遠矣蓋君子小人不兩立若能辨去小人則君子朋至而交孚矣

李季辨曰四不得中故有此戒

耿睎道曰此爻未當位也如其當位而所解若此則吝矣故不言悔吝

右明爻義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贊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林黄中曰五君位也以六居之是陰柔小人之所傅也小人而在君側可謂難矣君子之治小人維

有緩之而已小人知君子之不爲已甚也亦莫不孚而自知退聽矣是故九四言朋至斯孚此爻言有孚於小人蓋相因之辭

馮當可曰陰陽相陵奪君子小人相挽而後有難難既解則君子小人各解釋以散君子自解而出乎險矣不爲小人所困其道得行吉孰大焉

李子思曰天下之難生於小人解之諸爻獲狐射隼負乘致寇之事皆汲汲於小人之戒然當解之

世為之上者方以赦過宥罪為事則亦不可以窮

薄於小人故君子之難解而小人信服而自爾解

退

張舜元曰昔居蹇難之中小人不无過焉今難既

解赦過宥罪以孚之示不誅也小人亦知退而改

過自新矣

案卦有二陽三陰此爻為解之主不論陰陽然二陽

君子也三陰小人也三陰與六五同德故能惑其

君以致難然九二正應九四近君而情相得故能解君子之難當解之世君子維有解去小人之難則為吉矣豈復窮治小人哉此卦所以有赦過宥罪之象也使窮治小人則非解之義矣是以有孚於小人之象而小人亦安於退聽而不復作難也三陰同德故有有孚于小人之象

右明象占

劉氏曰此爻解難之主也

程可久曰陷陽者陰也濟陰者陽也故小人常作難君子常解難本爻君位承應皆陽是用君子以平難者也

紊爻爲吉凶悔吝何常之有原其卦體之休咎觀其時物之向背或指而之吉或戒而示凶作易者自有微權也

右明爻義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諸說皆失之

贊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說卦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案爻之變為離上火下水亦有睽象故取於矢之義六爻之上高墉之上之勢也隼性鷙險下五爻之象也五爻之象隼何也各不當位所謂悖也此

爻德當其位而有在上之勢故解下五爻之悖如高墉之上而射隼焉无不獲之者則亦无不利也五爻皆隼也今也隨所射而有獲蓋各解其位之悖而去之也是之謂解之終玩孔子之贊則其義著矣曰待時待解之終也曰成器器至終而成也

右明象占

鄭少梅曰解之為卦陰陽悖亂而不當其位上爻故有解悖之象

李仲永曰公在百寮之上者也以百僚之上而攻小人之在下宜其有獲而无不利也

楊中立曰居解之極有其位又有其時以是解悖何不利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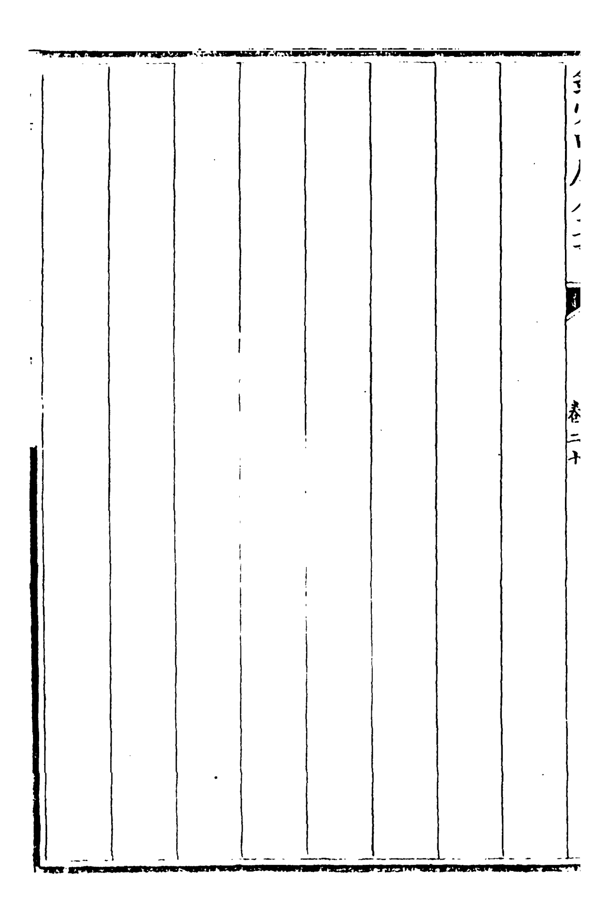
右明爻義

趙氏曰當解之時已出乎險而動乎上故坎之三爻必以有應於上為吉以无應於上為咎蓋无應則不能出乎險也震之三爻則以動之初終為等

差雖動至於極而无不利蓋已出乎險非動則不足為解也易之吉凶悔吝生乎動故凡於震體必有戒之之辭今獨不然者以其時坎而進於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則其動必不妄也

案解之時諸爻皆不當位故以二五得中為貴以剛爻能出險為尚唯上一爻當位故无不利也

右明六爻


卷二十